

朝花夕拾

书人书话

有“怪癖”的读书人

✦ 贾登荣

穷人的日子

✦ 王国华

老一代相声演员高德明、王长友合说的《老老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怎么好笑了。但设身处地想一下，绝对吸引人。“老老年”是北方话，意为“很久很久以前”。逗眼的高德明在这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老老年”的诱人场景：天上不下雪，下白天；下雨的时候，下的是香油，所以俗语说“春雨贵如油”；下雹子是下“疙瘩汤”，起雾是“撒盐花”，露水是“加费醋”。总之吧，所有的天象都是免费的吃喝。此外，物价很便宜，全家六口人，一年四季穿衣服，皮棉单夹、大褂、衬衣、鞋袜，总共五个制钱（铜钱，又称“大钱”）就够了；给菜园子一个制钱，豌豆、白菜、萝卜随时送到家；两个大钱买一头三百多斤的牛；大尾巴肥羊，八个制钱十个；猪秧子（小猪崽），一个制钱九十七个。豆腐白送，店老板站在门口求过路人进来拿一点。

高德明喋喋不休地空想，围观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的人真穷啊。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体验过这样的生活。很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儿个没明儿个。随着吃过大苦的人逐渐老去、离世，以后的人恐怕越来越难以理解那时候有多穷。实在不行，想一想今天的非洲某些地方自行脑补一下。但现实无法改变，总得找个活路，那就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吧。穷人越多，这种想象获得的共鸣就越多。现在看来是一本正经的瞎扯，彼时的意义在于，让手里只剩下一个铜板的破落户们边听边在心中暗暗换算：一个铜板还能换半头牛呢！我不穷哦。实在不行，买一只肥羊也可。虽于实际无补，漫天想象一下，获得暂时满足，也是解压方式。尤其过年的时候，讨债者纷纷登门，家徒四壁，走投无路，在飘着清雪的路边听两个同样穷困的相声演员为自己勾勒生活的美好，竟忘记了自己出来是要投河的，反而苦笑着回家了。

今天大城市里的很多小白领每天坚持买彩票，他可能知道自己永远中不了奖，但他可以每天都处于“如果我中了五百万，我要怎样怎样”的意淫中。当然，今天的五百万购买力越来越低，在一线城市连套房像的房子都不一定买得到，但这种安慰，这种心理按摩是他坚持走下去的底线。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据说，新犯人进到监狱里，少不了挨一顿打。但如果你能说会道，尤其讲各种菜的吃法和做法，引人入胜，把别人讲得涎水直滴，那你的地位就比别人高，也会免除这顿打。传统戏曲《回杯记》中，主人公张廷秀讲述自己成了要饭花子，在京城专为救济穷人而开设的“粥棚”里混饭吃，严闾老（严嵩）给别人盛饭盛汤了，给张廷秀盛饭时，碗里塌了个坑。张廷秀一怒之下打了严嵩，犯罪被抓。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听戏的农民很容易产生同情。你给他讲严嵩怎样横征暴敛，欺压良善，他们不好理解，有疏离感。但你对他讲，严嵩给人盛饭故意盛少了，那得多缺德啊，必须打他。吃不上饭的人马上进入情境了。打量我们的节日，能够体现节日氛围的，到今天只剩下吃了。证明这个“吃”是最坚硬的存在。其他的都可以替代，唯独“吃”的印迹最深，一时半会儿抹不掉。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装，什么是想象？一个吝啬的父亲在墙上挂一条咸鱼，告诉全家人看一眼偷鱼吃一口饭，弟弟告状说，哥哥偷偷看了两眼。父亲生气地痛斥：偷死他得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这种以假为真的勇气，穷人如何活下去？

翻检书籍，总会读到古今中外一些读书人形形色色的“怪癖”。他们对书的热爱与痴情，读书时的行为与举止，既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而且还是一个有“怪癖”的读书人。据明人郑暄所著的《昨非庵日纂》记载，司马光的读书室中收藏了万余卷书。这些书虽然经过司马光数十年的“晨夕披阅”，但看上去仍然是崭新的，好像“手未触者”一般。很多人对此十分不解，有一天，司马光对他的儿子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每年上伏和重阳日，看天气晴好时，在阳光下放置一些桌子，把一沓沓书竖起来，让太阳光晒它们的书脊。所以年月虽久，还是不损坏。而每当读书时，他总是“先必视几案净洁，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如果出行带书，则用木板托书，一则免得手汗污书，同时也可保护书脊不致在移动中损坏，每读完一页，就用右手拇指侧面贴在书面上边边沿，再用食指帮助翻动，所以不会损害书籍。司马光还谆谆告诫儿子说：“贾竖藏货贝，儒家唯此耳，当知宝惜！”

司马光对书的珍惜，由是可见一斑！历史上

像他那么一样有藏书之癖的读书人，并不鲜见。近人徐珂撰写的《清稗类钞》中，就收录了一篇叫作“钱收斋读书法”的文章。钱收斋是和陈子龙、吴梅村齐名的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这位诗人也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据说他成天“淹贯经史”之中，还有自己一大独特的读书方法。他每每读书，同一种书总要准备两个版本：正本和副本。在读书过程中，“凡遇字句新奇者，即从副本挾取，粘于正本上格，以便寻览，供采摭。”也就是说，读书时遇到感到新鲜的句子词语，他会将副本上这些段落剪裁下来，粘到正本上，而对于正本，则十分爱惜，“不欲轻用丹黄也”，也就是不在正本上涂涂画画，保持正本的整洁。他的爱书“怪癖”，与司马光有异曲同工之处！

有的读书人对书十分珍爱，读书时不让书籍有半点污染损坏，但也有另一类读书人，他们将读过的书则一火焚之，根本不予保存。曾经著有《南都赋》《北都赋》的明代学者桑悦，就是属于有这样“怪癖”的人。据《明史 列传 文苑二》中说他“尤轻安，亦以才名吴中”。他“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有人为了试一试他是不是真的过目不忘，把书的内容牢牢记在了脑海里中，就让他校对一本书，并事先抽掉几页。桑悦看了看书说，缺了几页呀，于是“索笔

补之”。读书后“焚书”的人，还大有人在！明代另一个大学者，复社领袖张溥，就是如此。史载张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而就”。张溥的才能自然不是天生的，他“幼嗜学，所读之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与桑悦一样，在牢记了书中内容后，则将所读之书一把火烧掉。

不少读书人，不仅读书，更要著书立说。但也有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只读书，不著书。清代雍正朝时有一个叫刘南村的，“好读书，于六经尤有心得，随时札记”。不过，当所写的札记“每积寸许，辄毁之”。他的弟子都劝告他，不要烧掉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东西，但刘南村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其实，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读书人纪晓岚，也同样如此。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纪晓岚“平生没有著书立说，偶尔为人家作序文、传记、碑、表之类，也是写过就了，不留底本”。人们问他为什么不著书立说，他说，我自接手主编《四库全书》，纵览古今著述，知道文章已被古人写全、写完了；后人竭尽心力和才气，大概都超不出古人的范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自知之明的他，才决定不著书了。后来市面上出现的他的著作，其实都是他去世以后，弟子们陆续搜集编撰而成的。



晴雪(国画) 庄叶欣

滴水藏海

卑微的壮阔

✦ 龙立榜

“层峦叠嶂皆肖锦，处处春山似翠屏”，贵州的锦屏县因境内青山似锦、秀丽如屏而得名，一团团、一簇簇的杉树随着山势的起伏，逶迤到天边，形成波澜壮阔的绿色海洋。

锦屏县是我国侗、苗族聚居的边远县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合林木生长。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有过描述：至茅坪二百里，两岸(森林)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

锦屏人修造楼房是杉树，生活器具是杉树，烧的柴火是杉树，风雨桥是杉树，鼓楼是杉树，生活无处不是杉树，素有“杉乡林海”美誉，但很多人不知道形成这浩无边际的林海竟归功于卑微的女人，归功于一个民族风俗。

在旧社会，锦屏不论哪家生出了女儿，都要在自家的山场里栽上一片杉树，18年孩子长大后即用这些树为孩子办置嫁妆，这些杉树称为“十八杉”或“姑娘杉”。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十八杉，十八杉，姑娘生下就栽它，姑娘长到十八岁，就随姑娘到婆家。”营造“女儿杉”成为世代代传承的乡风民俗。再则，因为贫穷，男不能成婚，女不能出嫁，被卖到异乡的姑娘们将对家乡的思念变成一粒粒杉树种子，找机会回娘家营造一片杉林，把对亲人的思念系在绿油油的杉林上。

那个生硬无情的年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促成了女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中国西南部这个极其偏僻的一隅，卑微的女人却催生了一个绿色王国。

龙门行(外一首)

✦ 陈贤平

一峡中分两山青，
波平如镜翔鸟影。
千古一帝魏文王，
万佛昭然华夏兴。
陶公不避南山下，
乐天难了伊水情。
青春牡丹敢争魁，
浩然伊洛唱大风。

过王屋山

峰岭峭屹朝天横，
峡谷沟洫流无穷。
最是愚公难堪日，
黄河一瞥到晋中。

新书架

《厨房里的哲学家》

✦ 刘文莉

该书于1826年匿名出版，素有“饮食圣经”之称，曾由大文豪巴尔扎克作序，可见其地位早已脱离了单纯美食作品范畴。作者萨瓦兰思想精辟，语言幽默，知识渊博，这得益于他的传奇身世。他出身显赫的律师世家，做过法官、市长，后流亡美国，依靠演奏小提琴谋生，是当时美国唯一职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1796年他才被允许回到法国，这本在他死前两个月才出版的书籍使他得以名传史册。

书中第一部分作者谈到了和吃喝有关的一些现象、历史、原因和解决办法，如食欲、宴席、肥胖症和美食主义等，深入剖析人类的饮食习惯；第

二部分作者则谈到自己在世界各地与食物有关的经历，如自己流亡途中的美食奇遇等。该书几近完美，理论、实例、奇闻逸事，其内容涵盖烹饪与美食的方方面面，畅销两百年不衰，影响甚为深远，也因此成为后来众多美食作品绕不开的参考书之一。大仲马引用书中许多内容，有些地方注明了出处，还特意强调是布里亚·萨瓦兰的原话。有些地方则没有标出。

该书由美国饮食翘楚M.F.K.费雪亲自译成英文版，引入中国应在民国时期，钱锺书、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都曾提到过此书及作者。现代就不用说了，大家熟悉的梁文道、焦桐、爻俏、韩忆也都在文章中提到过他。

却迟迟不肯熄灭。她一直嚷嚷着要回乡下老家，仿佛忘却了父亲的旧恶。

难忘的下午。母亲在儿女们的陪护下，回到了乡下。小禾看到父亲往床前一站，重重地咳了一声，母亲竟然听到命令似的，迅速地把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儿女晚辈们开始了低低的哭泣。父亲丝毫没有表现出悲痛的样子，他连一滴眼泪都不肯落下。这更加让小禾和弟弟妹妹们看了心凉。毕竟是一辈子的夫妻啊，母亲从年轻到衰老，把自己的每一滴心血汗泪都流在这个家里，父亲，您的眼睛难道不是盲的，一点都没有看到吗？您的心难道是石头做的，一点都不领情吗？想到父亲七八十岁了，还花心思和马寡妇鬼混，小禾就和弟弟妹妹们感到一阵阵恶心，纷纷拿白眼瞪他。

这时，父亲移步走向院子。

起风了。父亲忽然摔了一跤。父亲爬起来，拍拍打打裤子上的黄土，自言自语说，死老婆子走就走，推我干嘛！

可是，又摔了一跤。

那天的父亲老是摔跤，最后一个跟头摔得挺重，他没有再爬起来。父亲是在那个下午突然衰老的。

弥留之际，父亲所说的话竟然是：小禾妈，你等等我！

父亲和母亲去世的时间前后只差几个小时。也许，他们是相爱的吧？有些人就是这样，朝夕相处像一对冤家，一旦分离，又像鱼离不开水。他们是彼此的鱼，又是彼此的水。

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对爸有点过分？弟弟妹妹中不知谁问了一句。

这时，小禾和弟弟妹妹都有些后悔。

微型小说

欢喜冤家

✦ 吴培利

气呼呼地说：“我就走，给他们腾地方！我有儿有女的，住谁家不是住，我怕什么？”一副决绝的样子。

小禾这才知道母亲是真生气了，不同于往日。母亲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十年，父亲也欺负了母亲五六十年，只有今天，母亲似乎才彻底觉醒，学会了反抗。

小禾问：“我爸呢？”“你问他？只怕马寡妇早把他的魂牵跑了！”小禾倒到马寡妇家说理，被母亲拉住，母亲说：“他们俩愿意好，就让他们好去吧！反正我受了他一辈子窝囊气，早受够了！”

小禾只得把气憋在心里，带着母亲进了城。从此，母亲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

父亲与马寡妇的风流韵事就像刮了一阵风，母亲一离开家，那阵风就戛然而止，仍然桥归桥，路归路。但小禾和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原谅父亲，凡是父亲的电话一律不接；如果父亲登门，准让他吃闭门羹。

小禾觉得，父亲对母亲的打击太重了，母亲常常一个人发呆，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没过多久，母亲起夜跌断了腿骨，继而又患了脑出血，躺在床上很快就奄奄一息。母亲仿佛风灯油即将熬干，火焰

3

河里来水了。河里的水是范梅最先发现的。当时，她把桶里的水倒进大强九曲十八弯的增温河道，站上岸边，往远处一望，就发现了上游正蜿蜒着一道白光。“快来看，那是啥？”范梅手指着。同学们全跑上岸望着远方。

“是水！”还是范梅先做了判断。蜿蜒蜿蜒的光亮晃着身子，像一条慢慢爬行的蟒蛇。

“来水了——河里来水了——”同学们兴奋地喊着。性急的刘健飞等男同学，已经跑向前去迎接了。孩子们哪等得了，高的矮的，全撒开腿向上游跑去。他们知道，水来了，鱼儿就得救了。他们兴奋地跑着，喊着。

大强和妹妹在不远处的河汉里薅草，心明耸了耸鼻子，说：“哥，我闻见臭味了！”

“那我们到那边去。小心踩上屎了！”

“不是屎臭味。”心明又嗅了嗅，说：“是那种、那种别的臭味，可大可大的臭味，你闻不见？”大强扛着薅草，没理会妹妹的“臭味”。

流来的水泛着白沫，还带着一股刺鼻的怪味。跑在前边的刘健飞看清了，大喊一声：“不好，臭水！”扭脸就往回跑。

跟在后边的孩子们看见他飞跑而回，大声问：“刘健飞，咋回事呀？”“快回去，臭水！”

孩子们明白了，上游流下来的水不好。他们一个个扭了头齐往回跑，边跑边对着后边的同学喊：“臭水，快救鱼！臭水，快救鱼！”

刘二秀等女同学听见了，一时惊慌起来：“咋救啊？这咋救！”刘健飞累坏了，坐在地上喘着：“快抓鱼，把它们弄到桶里！”

陆续跑过来的孩子们叫喊着：“快救鱼吧！臭水马上就到了。”

“哥，刘健飞说，河里来了臭水！”心明忽然一拍小手，“就是臭水味！哥，我闻见的就是臭水味儿！”

大强也听见了，他拉住妹妹的手说：“我们快走！”扔下草篮子，兄妹俩就往水边跑。

“大强来了！”刘二秀先看见了，“范大强，河里来了臭水，咋救鱼啊？有高招没有？”

大强丢下妹妹的手，喘着跑到水坑边。

“大强，快让大家抓鱼，臭水一来，它们都活不成了！”刘健飞急了。

大强爬上河堤，仔细地观察着：不紧不慢的臭水缓缓地爬过来，它爬得不快，但它爬得坚定不移，势不可挡。大强知道，如果不及及时把鱼救下，它们真的是要死掉的。

大强很果断：“我们分成两拨儿，高年级的男同学拿工具堵水……”

“这么大的水我们能堵住？”何用功急了。

“别打断我的话！”大强急了，“高年级男同学在这几个水坑外边，挖土筑一道堰，这样可以抵挡一阵，其他同学救鱼。现在，男同学快点儿回去拿工具！快！”

何用功、刘健飞等男同学们得令，飞一样往家急跑。

范大强又说：“女同学快薅些草来，我们编几个渔网，不然的话，小鱼容易受伤！”

“好，我们快去薅！”女生们马上响应。

“哥，哥！我啥？”心明摸到



哥的身边。

“你的任务最重要：站在河岸上给我报告消息！”大强哄妹妹。

“都报告啥消息？”

“啥消息都报告！”

“是，哥哥！”心明应过，被大强扯上了河岸。

孩子们跑出村子，清一色拿的全是铁锹。六年级同学知道